

論經營滿韓

譯日本明治三十七年十二月太陽報

韓廷現狀

赴韓國而察其情狀。大與豫想相反。初以爲日俄之戰。日軍連戰連捷。

韓國必懾於日本之威信。卽以日韓協約證之而有餘。抑知其表面。雖若畏服日本。實則尙觀望於日俄之戰局。故使自茲以往。不幸而日敗於俄。則必猝然背日而向俄。夫韓皇素非親信日本者。明治二十九年。有潛赴俄使館之事。可以證之。彼蓋見日本人之羣入其內地。所至率得實利。則疑日本之叵測。而俄國則頻年以權謀結韓皇之歡。且俄人鮮有入韓者。故日軍小有挫失。則必以爲終局之勝。非日軍所可望。而忽變其舉動。於是日本不能不爲強權之處置。而韓國自此殆矣。

韓國不可不保護。今者日之於韓。當用何等政策耶。或謂天與不取。反受其禍。以日并韓。必爲各國之所默許。逡巡失機。是謂大愚。雖然。我日本而無正義公道如俄國也則已。苟其不然。則安得爲此暴戾之行哉。

征俄之役。固云擊退黑鷲。以保東洋之平和。抑亦協助中韓。擁護其獨立。以固己

國也。且擁護韓國獨立。非自今日而始有此誓言。甲午之戰。由是而起。此日本國是之終始。不可渝者也。今而并韓。是背約違義而欺世矣。日本素以正義公道爲國是。焉能爲此。故日之於韓。不可不確保其獨立。而誘掖之。使由幼稚而長成。決不可使歸他國。使韓而爲他國所吞噬。則日本之國運。亦隨之而危矣。

實行保護之策。保護者。不可有名而無實。當干涉其政治而改善之。今之於韓。未可謂舉保護之實也。如財政顧問派遣目賀田某一人。此豈有改善之力耶。聞伊藤侯之覬韓皇也。謂我國變法太急。故迄今猶有遺憾。貴國宜進之以漸。徐圖改革云云。果如所聞。又豈得謂之盡力保護耶。

欲使韓國受我干涉。不可徒拘繩墨。當施以恩惠。而注以資力。徒手而欲舉保護之實。不能也。甲午戰役以後。井上馨使韓。著者知常神自請鞭亦適往遊。熟觀彼國土下之情

狀。以爲日本當投以五六百萬圓之資金。爲設一國庫銀行。而司其租稅。又以貸於民間。爲興業之資本。則有三利。固彼國財政之基。一也。興彼國之產業。二也。使彼感

戴日本三也。嘗言於井上而深嘉之。曰：予亦夙思放資力於韓國。而赴任時。無請政府撥款之理。今將解任歸國。願君亦速歸。相與協力成之。云云。予歸國。抵廣島。又謀之陸奧宗光。以言於伊藤總理。幸得撥三百萬金。由末松謙澄持以貸韓廷。不用國庫銀行之策。前志仍不得達。今無及矣。然今日僅遣一財政顧問。於事何濟。宜派上流人物。其權力足以舉改善韓國之實者。而又畀以相應之資力。則大事集矣。

遊說韓皇。今欲改良韓政而慮韓皇之不悅。故必以計遊說。宜令駐使或特派專使。以說韓皇。曰：日本興師討俄。所以保全中國而擁護貴國也。俄若得志滿洲。必且吞併貴國。卽我日本亦將不能保全。故謀貴國之獨立。卽以保我之獨立也。夫日之與韓。如父子夫婦焉。和合提攜。終身同其苦樂。若不省此意。背我而向他國。則我爲保全己國故。不得不與貴國決裂。此則貴國之大患也。貴國宜深信我國。我天皇必保護貴皇室之永久安全。云云。韓國雖爲列國所卵翼。富於猜忌。然其人天性明智。旣聞此言。自必遽然而覺。此則政策之至要者也。

忠告不容而後用強權。至此而韓廷猶頑然作反對之狀。是不可教也。我以自衛故而遂不能不并韓。固非背道義而違宣戰詔策之旨也。彼韓國實爲東洋禍亂之根本。甲午之役。爲韓而戰。使其得脫中國之羈絆而獨立。我日本財產生命喪失若干。幸而得勝耳。不幸而敗。則日本可以亡國。今日俄之戰亦然。使猶不知我之本意。乃貳於虎狼之俄。貽我以無窮之害。我顧泥於保全獨立之宣言。而自貽伊戚。天下甯有是理乎。蓋我以自衛而并韓。則決非殘忍無道之舉動也。

對於韓民之政策。韓民雖漸去猜忌日本之心。如京釜鐵道貫韓國中央。日本所苦心經營者。其始僉疑爲日本蠶食彼國之用。今則此議漸熄。知其爲俄軍侵入之防具矣。然終未能深表同情於日本者何哉。曰。日本未能結之以恩也。或曰。敷設京釜鐵道。以巨值傭韓民。宜若德之。雖然。是沿鐵道之人民被其惠耳。然亦一喜一懼。況其他耶。結恩於韓民。宜攬其地方行政之權於日本。而爲之改良。我政府徒知改革其中央政治之爲根本。而不注意於地方政治。是大缺陷也。韓國地方行政之現

伏殘酷紊亂。人民之生命財產。因此日在危險。日習偷惰。而生產爲之不理。當是時。日本干涉其地方行政而爲之改良。則其感謝日本。當如何耶。且近者韓國內地。無不有進步會。會黨非排日派。非亂徒。實欲一新其地方行政。而使共進於文明者。斷髮之會員。已及三萬餘人。勢且日進而未已。而韓政府乃目爲亂黨。下令曰。非勅命而聚衆。無詔勅而斷髮。國賊也。其速解散。違者剿之。何顓預耶。然我則可因而利用之。今之所圖。務大有以繫韓民之望。他日必大有成效。願政府留意焉。

經營滿洲之政策。或曰。滿洲一帶之地。俄兵既退。當爲日本領土無疑。若還之中國。則中國終不能守。而再爲俄所侵略。將永爲東洋禍亂之根本。故日本之取滿洲。非自鑒其慾壑。實以保持東洋之平和耳。此言也。亦殊不然。滿洲與韓國同。擊退俄兵者。所以全中國之主權。而絕東洋之禍本。此日本之所公布也。今背之而據爲己有。若固爲貪滿洲而戰焉者。悖於宣戰之詔勅甚矣。故不可以不還之中國者也。

雖然。徒還其地而無所布置。則俄國必再侵之。以傷中國之主權。而餘禍仍及於我。

故不可不設防禦之備。而防備之軍費。不能不取資於滿洲。故不可不有監督官吏徵收租稅之權。還地而取權。亦理之所宜也。

既還滿洲。又當使其開放。俾各國共霑其惠。然開放亦當有次第。使直以購買土地之權許外人。則太早計。是當於租借耕地開掘鑛山採伐森林各種特權既得之後。再議之耳。爲之太驟。則徒傷中國之感情。非策之得者也。

東清鐵道何如乎。曰。是既爲俄國所有。則日本固當占領。而享有行用處分之權利。惟占領以後。以是爲官業乎。爲民業乎。曰。官業便。如韓國鐵道。以民間無維持之力。而歸其進步之責任於官。近且有收買之說。況東清鐵道之巨任。豈民間所能任哉。開放滿洲之事。本世界公道。而圖各國民人之利便。不可不爲完全之設備。是非舉爲官業。以政府之力經營之。不可也。俟他日民力進步。或有改歸民業之機耳。

日本不使補助費之失。日本軍事雖屢占勝算。而不知撥巨款以爲援助軍事之費。故事倍而功半。俄國固甚敏於此者。彼於中韓兩國。費祕密之軍事補助費甚夥。

是日本所宜注意也。中國之於日本，常懷疑懼，即在乎此。日本政府宜選有力之人，歲給相應之資金，而派之於某要路，聽其優游，使交際於外國之上下，俾於無意之中，悉我國狀，且得以互通情意。時而爲臨機處決之舉動，則中國又安有排日之感情耶？今雖駐使各國，然既爲官權所限，在我既不能不慎交遊，而在彼亦無便宜來往之機會，凡事不免隔膜，故必以無官權而有能力之人任之。某國人以不表同情於我，而於軍需上遂生大關係，其不可忽也如此。況他日之大有經營哉？

日本國民之於滿韓，今者日本國民宜速自奮勵，以漸移住滿韓，無負戰捷之成效。滿洲土廣，大宜農作。若豆若高粱若柞蠶之類，產額甚多。鴨綠江上流沿岸，森林蔽天，全地皆富礦物，而宜畜牧。我而力爲圖之，必得占意外之巨利。他日滿洲開放，各國人將趨赴不遑，苟不預圖，則彼遂制其機先，而我戰勝之效果盡矣。

考韓國之實利，農工商皆有可望。農業，則有米豆諸穀，而蕪地尙多，牧墾可以大興。商業，則韓民凡一千四五萬人，導以進步，而供以需用之物，亦大利所在也。工業，則

或云不適於韓。此不知其國狀者之言耳。既有物產。必可加以人工。豈有工業不興之理耶。舉其近例。韓民廢白衣之俗。則需染物。而染工由是起。韓民知具簞笥。則至少需四五萬具。而製造簞笥之工起。大勵蠶桑。而製絲之工起。此外尙難枚舉。焉得云韓無工業哉。至漁業。則尤有奢望。韓之沿海。皆富魚介。今日本人之往漁者。已近二萬。以水產之豐充比例之。此其微者耳。其他可弋巨利者尙多。故日本人宜力務移住於韓。以獲實利。世有論者。謂我民移住韓國。誠可喜。而無奈移住者率爲無賴。則甚可憂。此亦不可解之說也。既於國中爲無賴子。則正宜放逐海外。而使自營其生。故吾輩不問其爲無賴與否。第能移住者。必歡迎之。且世所謂無賴者。大抵求業不得。無計而爲此耳。使有業可營。則又豈終於無賴乎。

近頃之恆言。雖曰滿韓。然日本進師滿洲。以擊俄兵。非徒爲滿洲也。實爲保全中國之全土耳。惟制限戰域。務使世界商務。不至大被其害。故中國疆土之大部。轉告中立。此變例也。俄充軍備於滿洲。則黃河以北。必將入其掌握。其慾望固洞若觀火矣。

日本人不待言。即中國人亦不可不廣知此事而相與協謀之。

東京人及大阪人之於滿韓

同爲日本內地之人。而其經營滿韓之知識。不免相

違。大阪人多通曉滿韓之情狀。而實興事業於韓境者已多。東京人則未免迂闊。如

滿韓起業同志會。今始從事考察。其本意尤以考察滿洲爲主。而至今尙無端緒。且其所預備於考察部之經費。亦且甚少。是則東京人之迂於海外事業。固可知已。

彼同志會者。本爲東京第一流之實業家所設。宜若集數千萬之資本。以供其大運
用者。乃以三百人集萬五千圓之費。而遂欲考察滿韓之事狀。非兒戲乎。苟爲帝國
第一流實業家建設之會。則至少必集五十萬金或百萬金。乃可考察滿韓之事狀
而無遺。一旦考察既畢。則速舉其有利之事業。而集相稱之巨金。銳意經營。以求集
事。庶以發揚都人士之面目於中外。乃逡巡躊躇。而逸其機會。以騰笑於世。安可不
猛省耶。且新聞雜誌者。所謂世界之先知先覺。而以社會之指導耳目自任者。乃東
京各報。於滿韓之事。亦復甚爲疏遠。至可怪也。雖其伍於東京迂闊士民之間。然苟

以社會之導師自命。誠不可不有以誘掖之也。

按經營滿韓。已爲日人今日之恆言。其主實行并吞者尙少。累牘連篇。皆所謂實取而名不取者也。神鞭君嘗屢往韓。考察至周。其第九十期韓國現狀已登本報故所言經營韓國之策。至爲詳盡。滿洲則稍略焉。亦以是尙爲各國所耽逐。非韓之在其肘腋者可比耳。吾獨怪其深慮開放以後。利益將爲歐美各國所占。而促日本人爲捷足先得之計。乃獨於我國常駐滿洲之官民。一無所忌。雖然是固無忌也。是而可忌。則二百六十年以來。豈猶有遺利足供他人之覬覦哉。嗚呼。既往不咎。及今圖之。尙可以捷於日本人也。

論開發滿洲及關東半島

譯日本明治三十七年十二月七日八日九日國民新聞

遼東半島之日軍。與俄軍對陣。軍士偶射一雁。落於日俄兩陣之間。日兵往拾。則俄軍狙擊之。俄兵往拾。則日軍狙擊之。相持不下。忽爲一鷹攫之而去。嗚呼。日本之所以經營亞東者。甯有異於是乎。

豐太閤者。以伐韓挫明。振威名於大陸。然以前後七載兩次征韓。其所得如何耶。破明援軍。使其衰弱。而大清崛起北方。遂乘明之衰弱而據之。然則豐公蓋世之勳業。徒爲大清之先驅而已。甲午之役亦然。百戰百勝之結果。徒使中國一敗塗地。顯示其腐敗情狀於世界。於是德英俄法等國。各競據其要害之地。而瓜分之端啓焉。此兩者。以我戰功衡之。豈非射雁供鷹之類耶。今日俄之戰。其又可蹈此覆轍耶。欲不蹈覆轍。則奈何。曰。在日本國民。速開戰勝地域之利源而已。予非主以戰勝所得。悉爲日本領土。自俄國租界外。固當還諸中國也。而我所當得之地。不可不使國民速有以經營之。經營之始。必先啓其開發利源之端緒。是當局之責任也。

欲開利源。莫先考察。此盡人所知也。然尤當先定考察之法。自昔政府於此。僅派遣一專門家。而遂謂必有成效。其考察之成效。則有一報告書。然無論其爲公布。爲祕密。而有裨實際者甚少。是豈考察者之咎哉。政府固未嘗示以程式也。故今日而爲開發占領地計。不可不預定一切實考察之程式。使我國民得本是而實行之焉。

關東半島 青泥窪者。自俄人觀之。爲遠東第一不凍港。而西伯利亞鐵道。若東清鐵道之於渤海及黃海。卽以此爲門戶。其盡力經營。固其所也。然自日本人觀之。則關東半島。地勢狹長。而青泥窪處其極端。與滿洲大陸相去太遠。且此半島。本多巖石。少草木。幾無物產可言。故以青泥窪爲商港。則實狹小而貧弱。夫使一地方之貨物。非此港灣。別無出口之道。則無論廣狹貧富。將不能不由之。今夾於滿洲大陸之左右掖。而爲之輸導其富源者。其河流皆有適宜之港灣。左掖遼河溪谷。以營口爲門戶。右掖鴨綠江溪谷。以龍巖浦爲門戶。龍巖浦不修改則不可以爲佳港然戰滿後經營固當以修改龍巖浦爲第一著滿洲大陸。既有此二港。以爲吞吐商品之口。又何苦舍船舶而就鐵道。昂其運費。以迂道於半島極端之青泥窪哉。故青泥窪發達之程度。可想而知。惟其名頗著。業已膾炙於日本人之口。戰勝以後。乘國民新銳之氣象。與戰後經營之機運。其人口繁昌。必數倍於今日。若注以奢望。則大誤矣。顧關東半島。本爲俄國租界。戰勝以後。例爲日本所租。今青泥窪之商務。既無可望。則關東租界之經營。當如何乎。曰。當駐一師。

團之兵於旅順而切實考察之事則如下。一旅順防營之飲水用水新鮮之野菜牛乳雞雞卵家兔牛豚肉由租界供給。二飲水用水之分量今尙未能饒裕以現今所有之林木推之他日恐益匱乏。且培植野菜豢養禽畜水之分量皆恐不足故不可不多植林木以增涵蓄水利之力。三植木當分速成中成晚成三期速成者明石屋樹之屬中成者松之屬晚成者菩提及櫟之屬。皆屬及今植之三年以後速成者業已成長而中成晚成者亦次第可觀其根株之潤澤漸能涵養水源飲用諸水無慮不足矣。且地多涸谷宜於赤楊植之尤可速成。四所植之木以何種爲最宜輸入木苗以何地爲最便而最廉以及栽植之法選植之地皆當切實考察。五若野菜若家畜何種最宜由何地輸入最廉且便創業如何資本若干凡實行之法皆當一一考察而實行之。如防兵之產力難豚之矢既廉且便而食之且易肥多六旅順口駐

兵既多青泥窪人口漸增則關東半島之事業興起而青泥窪之進口貨必增雖然其出口貨則無可言當空舶而回乎曰關東半島多石灰巖其貨堅緻宜於築港及

礮臺鐵道之用。宜採載歸國。以供工料。是則採石之法。應用之途。又不可不詳細考察也。

牧馬 滿洲爲牧畜之國。人民習於豢養駕馭之道。非日本人所及。比者軍國多事。有軍馬不給之患。政府議整頓馬政。然將於內地爲之。則宜牧之地甚狹。其稍稍廣漠者。率皆山嶽。牧草不饒。宜以內地所費之資金勞力。移諸滿洲曠野。選歐美馬種。付習於牧畜之華人牧之。使滿洲之馬悉成良駿。一旦有事。徵而用之。迅速利便。當數倍於內地。是則滿洲之風土。其宜於哈克內種乎。抑塞羅伯來特種乎。如關東半島者。以磽确之地。而富有石灰。將宜於盎格魯日耳曼種乎。又若孳尾之期。監督之法。事業之秩序。皆不可不考察之也。

水產 何處爲寒海流所駛。而多明太魚。何處受對馬海流之餘波。而宜捕鱒。此誠

宜考察者。今已有端緒矣。則急宜獎勵漁民移住之法。戶建小屋於海岸。

其藥費約五十圓

附以一反步之田。俾種野菜。

一反步而食野菜三十小尺。其食病魚。

月收賃費一圓。如是則

漁民果樂於移住。而資金不難收回乎。且漁獲之物將如何處置乎。若長崎門司馬關大阪及上海之魚市。海產市將以何道與之連絡乎。亦今之所急宜考察者也。伐木 中國木商植其勢力。既三十年。而蹣踞於安東縣。將以何術與之競爭乎。此實首宜考察者。至若鴨綠江沿岸。多何等樹種。歲產材木幾千萬尺。則其次也。

鑛山 此地鑛塊。其果含黃金九十伯羅生的乎。抑僅有痕迹乎。其或無所含乎。雖亦考察之一事。然當探掘之時。用水何在。其分量幾何。燃料何在。其多寡若何。其價格若干。他日能不匱乎。道路難易如何。傭值若干。購買衣食之市場。相距若干里。器械進口製品出口之港灣。相距若干里。此尤不可不考察也。

至於任考察之人。則必於大學院專攻鑛學之理學士中。多選派壯年好學。銳意求名。無家室之累。無安居美食之嗜好。能居宿天幕一年半年以上者。乃能費省而事舉。而今政府所派博士學士。往滿洲考察鑛山者。皆年富氣銳。足以勝任。吾無間然矣。

其地今有我國所設兵站部。彼此相距。率不過三里至七里。若食料。若飲水。若傭工。皆足供給。而宿憩之所亦易得。及此而考察之。便易多矣。且成效當數倍於平時。前年。予遊中國南嶺。福建境。每食。必與譯人及傭工共料理之。米鹽淩雜。雖至簡之午餐。必費二時。虛耗光陰。至爲可惜。今滿洲各地。尙其乘兵站部之便。而迅速從事哉。按右論爲日本志賀重昂所作。固地理學專門家也。所言考察之法。切實應用。洵可謂度人金鍼者。彼僅僅有三里七里間之兵站部。而可以利用。我乃市廛櫛比。而竟束手無可爲乎。有土地之責者。宜知所從事矣。